

我们是一群“倔强”的传媒人



作为一名记者、主持人,我深感骄傲和自豪,我喜欢这种艰辛,更会尊重这份职责与使命。

做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

■蒋依群

转眼又到记者节,这是我从事记者行业的第13个年头,也是主持平湖电台《幸福生活》的第6年。难忘第一次外出采访时的尴尬和紧张,也记得第一次拿起话筒时的忐忑与自豪。因为主持的是生活服务类节目,每天经历和分享的都是市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希望用声音传递温暖和正能量,也每每提醒自己:贴近生活,做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

2020年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当人们一下转入居家隔离时难免出现焦虑、烦躁等各种心理问题。广播节目

向来是市民倾诉心声的好伙伴,记得那时候听友们聊到最多的话题就是“疫情恐惧”和“心理焦虑”,负面情绪仿佛充满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有学生留言:“自己很重视疫情防护,而上年纪的父母却意识淡薄,家庭矛盾升级”;有几位已在防控一线坚守二十多天的志愿者感慨:“家里人开始不再支持自己做志愿服务”;还有更多人讨论到长时间宅家生活导致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如何及时疏导市民心理情绪、守护全社会心理健康已是当务之急。群众需要时,记者在行动,“防控心理战”系列访谈应运而生,我在第一时间多形式深入采访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隔离对象和宅

家民众等,邀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公益机构国家心理咨询师走进节目,在线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普及科学防控知识,缓解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当看到听友和嘉宾的积极互动和评论点赞,看到大家对疫情认知和心理调适能力逐步提升,看到一个个埋在心中久久的心结被解开,我想这就是群众想要的节目,用心倾听呼声,搭建互动桥梁,用爱陪伴大家度过这个非常时期。

刚过去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七十年来平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听众在节目群中乐此不疲地分享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变迁。迎合大众心声,《我看新中国70年新变化》系列访谈从全新视角出发,深入对话共和国同龄人,讲述血肉相连、休戚与

共的家国故事。年逾九旬仍满腔热血的改革开放后平湖第一任县委书记俞云芳走进直播间,畅聊他眼中平湖70年来的沧桑巨变,长期关注农业农村发展的老干部陈菊林分享“平湖新农村建设的十大变化”,卫健系统老干部张奇生介绍我市“从农村合作医疗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走过不同寻常的60个春秋”……系列访谈播出后反响热烈,引发听众“抚今追昔,继往开来”的广泛讨论。

作为一名记者、主持人,我深感骄傲和自豪,我喜欢这种艰辛,更会尊重这份职责与使命。每天我都会思考:如何让节目更接地气、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倾听百姓心声,关注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说真话,动真情,让广播节目充满更多生活气息,做一名受群众喜欢的好记者。

每天连轴转,没有退却,既然选择,就无怨无悔,唯有“硬核”出击,与时间赛跑,才能在新闻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

当一名“硬核”的“小编”

■孙 迪

我是一名新媒体采编人员,俗称“小编”。这是我第7个记者节。还记得刚进大学时,辅导员让我们做了一份职业规划,读经济学的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在职业愿景里写下“记者”,毕业后的第二年,我成了一个“新媒体人”。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每天会找“热点”找到“头秃”;也未曾体会过一种痛叫做“认真做了阅读量还这么低”;更没有想过性格慢吞吞的我会身穿冲锋衣、脚踏篮球鞋、背着单反相机,写稿、拍照甚至做起小视频。

“新媒体”其实对“小编”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传统媒体中编辑、记者、创意、校对、美工、发行等多个工种有时都需要你

一个人来完成。作品不仅要好,还要快,否则看到“阅读量”的时候,内心的BGM可能就是——一首《凉凉》。在新媒体的这7年,媒体传播的变化非常快,一开始接手的手机报已然被淘汰,微博渐渐式微,微信势头仍强劲,短视频异军突起……这一切都要求身在其中的我练就一身“硬核”本领。

今年,我对“硬核”这个词又有了全新的注解。1月24日,除夕。刚刚结束了一年紧张的工作,以为可以调整一下状态等着过年,可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使工作节奏瞬间上了“发条”。除夕那天一早,我就接到任务要做一条平湖疫情防控一线的推文,紧接着又一个任务拍摄市领导督查疫情防控,又一个又一个任务接踵而来,

让我这个“小编”有种强烈的预感:这个大年夜怕是要在加班中度过。因为疫情,我度过了一个最特殊的除夕:一路奔波在市医院、车站、菜市场、高速出口等防控一线拍照收集素材,然后回来整理稿子做微信,等微信发送出去已经快傍晚6点,还好年夜饭总算是赶上了。这个除夕夜没有亲朋好友相聚,没看春晚,房间里安静得不像个节日。不管有没有心理准备,我都意识到:这场无声的战役已悄然打响。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防控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因为疫情防控宣传的需要,微信从一天1次的推送变成了一天6次,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消息要求推送,上午、下午甚至是半夜。那个时候的我手机不敢离身,也不敢静音。微信首页,我们新媒体中心的工作群一直置顶,生怕漏

掉任何一条信息。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常常加班,好几次下班回家的时候女儿已经熟睡,早上她还没醒我就又得上班了。女儿好几天没见到妈妈了,有天我下班回家,突然发现正在咿呀学语的女儿竟然已经学会说:“妈妈辛苦了。”

2月25日,当一班返平员工的“专机”缓缓降落在萧山机场,夕阳洒在脸上,暖融融的,我拿起相机,记录下这场复工复产战役中的特殊一刻,然后迅速把照片和资料传给“大后方”——融媒体中心值守的同事,很快,一篇图文并茂的微信就会推送到每一位用户的手机上。而这一刻距离这一场战“疫”开始已经整整一个月……

每天连轴转,没有退却,既然选择,就无怨无悔,唯有“硬核”出击,与时间赛跑,才能在新闻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

其实,新闻的快慢,快的是拼速度,慢的是讲质量,缺一不可,我正学着在快慢之间做好新闻。

快慢之间做新闻

■翁辰辰

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我从事采编工作的第4个年头了。我曾经在一线追寻过台风的痕迹,也曾在大雪天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记录着,也有如今在办公室里编着记者传回的稿子。但不管何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要加把劲,快慢之间做好新闻。

新闻自然得快,不论何时何地,有了新鲜事、好人好事、突发情况,哪里就是新闻现场。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是记者的使命。但作为编辑,又要学会取舍,要在第一时间修改编辑新闻稿,要快要准,这就要求编辑要有相当的辨别能力和定力,学会取舍有得,又要准确把握新闻的节奏。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不断加速,我们也得加快速度,让自己能跟得上时代。

跟上时代,自然就需要不断修炼内功。这内功就是要与时俱进的自我修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这恰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犹记得刚成为编辑的时候,我用飞腾软件是两眼一抹黑,碰到问题就抓瞎,要一直询问同事怎么处理,这就是内功不够的原因。这内功的修炼是缓慢的,日子久了才能见到成效,到如今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软件应用,我才算是入门。

入门简单,但修行还得靠自己。常规新闻版面的格式比较固定,主要就是考验我的选稿排版功力。对我来说,最难的还是格式不固定的深一度版面排版,一开始我只能照葫芦画瓢,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学习之前版面的优点,努力推陈出新。

这中间学问颇深。前几个月,在做了一个环境整治深一度版面的时候,翻看了最近做的深一度版面小样,感觉自己能想的版面设计都用过了,似乎陷入了某种瓶颈,想要突破而不得要领,于是我就去翻开上级媒体最近的相似版面寻找灵感,同时又翻出我电脑里备着的前几年的版面。在看到一个小标题文字单栏竖着排的版面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它,于是我仿照着这个版面作了一些调整,最上方的图片用PS仿照水墨的风格进行了处理,尽管最后呈现依旧不是尽善尽美,但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次突破,让我自己很是欣喜。

欣喜过后,还是得持之以恒地保持一个快节奏。做编辑其实要时时绷紧一根弦,要盯着可能出现的谬误,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的新闻话题和热点内容,确保自己走在时代前沿,紧跟这个时代一起迈步向前。对我来说,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新闻,每天的排版都是新的挑战,自然就得全力以赴。尽管如此,差错仍会出现,这时候,就要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自觉,不断查漏补缺。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作为新闻工作者,我需要跟着时代脉搏,快速前进,也要伴随时间的印记不断成长,努力去追寻新闻的本来面貌。其实,新闻的快慢,快的是拼速度,慢的是讲质量,缺一不可,我正学着在快慢之间做好新闻。

这份职业仿佛给了我一个特权,记录这个小城的变迁,记录接着地气的、从基层发出的滚烫声音,记录每一次“在路上”的故事,记录辉煌,记录感动,也记录岁月流转的“吉光片羽”……

有幸“记录”

■朱笑迪

我小时候是平湖电台《红帆船》栏目的小主持人,记忆里周末总是拿着采访机和小记者证穿梭在小城的角角落落,每周四放学后走进直播间,主持一期《红帆船》的“今天我当家”专题。后来,时光流转十多年,想不到我又奇妙地回到了这里,作为名基层新闻工作者。

家里的长辈常常说我很幸运,从小就喜欢这一行,这份工作圆了从小到大的梦想。每当听到他们这么说,我也会思考,这份“幸运”究竟是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呢?今年是我的第5个记者节,对于问题的答案似乎一年比一年更清晰了一些——有幸“记录”,就是这份职业给予我最大的“幸运”。

今年春天,疫情来势汹汹,3月5日下午2点,我和同事走进了乍浦镇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对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巾帼医务工作者进行拍摄报道。因为要跟随医护人员进入隔离楼层拍摄,我于是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穿上了繁复的防护服。乍浦镇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于2月8日设立,共有6位医护人员,其中4位是女性。自观察点设立以来,她们就“舍小家、卫大家”,24小时坚守岗位,没有回过一次家,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负责观察人员的一日三餐、身心健康,还有站点的日常消毒、垃圾清扫等。那天,我握着摄像机记录下了她们的日常工作,记录下她们对肩这份责任的认真严谨、对数据的不容有失、对家庭的愧疚和对孩子的想念。

2019年8月9日,台风“利奇马”刮来了狂风暴雨。这一次,我站在了“抗台”的第一线。山湾社区是乍浦镇离海塘最近的一个社区,所以每年台风来临,这里都是重点防范区域。在台风登陆前夜,我和同事们驻守在这里采写人员转移和抗台救援情况。晚上9点半左右,工作人员在巡查山湾围堤时发现有两名外地工人被风浪滞留在了自己的小型货船上,而这时候岸边的风浪已经很大了,船只在水面摇摆不定。十余名工作人员循着手电微弱的光线下到海岸边,用绳索将船舶固定好,顶着风雨合力把船上的一名工人从船上拉回了岸边。两名工人上岸后仍表示心有余悸,不停对救助他们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当时我拿着摄像机在岸边,又拍下了这组台风夜的救援镜头。

文字还原现场,镜头捕捉真实,然后传递给百姓。这份职业仿佛给了我一个特权,记录这个小城的变迁,记录接着地气的、从基层发出的滚烫声音,记录每一次“在路上”的故事,记录辉煌,记录感动,也记录岁月流转的“吉光片羽”……让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仅仅是作为参与者或旁观者,更多的是一名记录者。岁月横冲向前,而我始终有文字和镜头记录着当时的明月和柔情。

记者的工作其实就是记着一座城市的故事,记着那些生活的小事,为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传递新的信息,也记录下一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做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记者

■居丹荔

外人眼中的记者:风光、刺激、神秘。家人眼中的记者:日夜颠倒、剩男剩女。朋友眼中的记者:挺忙的、很难约。写下这些文字之前,突然想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看记者的,百度搜索“你眼中的记者”,第一篇文章就出现了上述三类人眼中的记者。初看的时候,乐翻了,细细一看,却发现太真实不过了。

我成为一名记者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三年+”,想了好久,自己似乎没有经历过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于是我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叫做“平平无奇的小记者”,想讲述一下一个平凡记者的二三事。

成为记者有很多改变。对于父母来

说,改变大概就是我在餐桌上的出现次数逐渐减少。除了一个吃货,曾经早晚餐的餐桌上,我是除了特殊情况从不缺席的,而如今的晚餐时间经常变成了妈妈的一句:“你要写好稿子再吃啊,那不等你了。”早餐桌上也经常换成了奶奶的一句:“又要去采访来不及吃?那你自己买包子啊。”而对于我自己来说,“仪式感”最大的体现大概就是刷鞋的频次大幅提高。作为一个“懒姑娘”,曾经晒鞋子是一直在发生的事,但是洗鞋子的次数却是寥寥无几。而现在,城市角落,出现过一次次身影,田间地头,踩下过一个一个脚印,“在路上”的生活说起来简简单单,做起来也是忙碌美好,但相对应的鞋子的积泥速度也

是相当迅速,洗刷鞋子的频次也是自然而然地直线上升。

一线采访,第一时间报道应该算是记者工作的常态和“仪式感”。还记得一句激励人上进的话叫做:“你见过凌晨4点的太阳吗?”这句话可千万不能对记者说,因为他们一定会回答你,我不光见过凌晨4点的太阳,我还见过凌晨1点2点3点5点的星星和太阳呢。说起凌晨4点的太阳,还记得那是去采访清运垃圾的工人,那时候是在5点左右,平时出行要么汽车要么步行的我,那一天,为了跟上垃圾清运工人的脚步,骑上了“小毛驴”,穿梭在垃圾桶旁,感受着从未接触过的生活。

发现新闻,应该说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本能。突然想起去年的某个周末,和老公逛完超市出来,看到马路上的车来车往,突

然想起当时自己一直都在宣传报道的骑电动车戴安全头盔的新闻,拎着马夹袋走到了路边静静地站着开始数电动车,记得当时面对老公的疑惑,我难得装文艺地告诉他:“我想数一个戴头盔的概率出来,这样明天我的报道一定会更加鲜活。”就这样,两个人拎着重重的两袋东西,在马路边吹了半小时的风,数了1000多辆电动车。后来,这篇关于戴头盔的文字出现在了报纸上,成了记录交通安全大会战的一份纪实。

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事,却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其实“记者”之所以叫“记者”,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守望和记录。记者的工作其实就是记着一座城市的故事,记着那些生活的小事,为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传递新的信息,也记录下一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一个人不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总要什么都试一试,才能多知道些东西。而做记者,带给我的知识,已经够多了,犹如当年第一次出门远行,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迅速成长。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知识还将源源不断地到来,填满我的人生。

手下笔尖 记录冷暖人生

■邵 磊

上高中前,我都坚定自己会成为一个画家,我常常画些花鸟山水,贴满卧室的墙壁,有位来我家借醋吃面的邻居看见了,说我比她的孙子要画得好,画得笔触滑溜,字也写得劲道,我觉得她在说手里的面。邻居的孙子我知道,没考上高中,跟着一位师傅学了画瓷,那会儿学习不行的小孩儿都这样,家里觉得好赖掌握了一门手艺,不至于饿死。邻居领我看了她儿子的画,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墙壁,我仿佛扎了眼的气球,瘪了。那些当作练手的画,构图、光影都比我讲究了一百倍。

上大学前,我又坚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编剧。十七岁,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去武汉参加考试。走进考场,我有点懵,因为每个来考试的人,他们现场编的故事都比我的活灵活现,我就像那个摸不出钱的口袋,说出来的故事沾满灰尘味儿,土极了。

但我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一名记者,这个职业与我无论哪一个梦想来说,都大相径庭,也许相近一点的,是我可以在电视台当一名文字撰稿人。第一次出去采访,对象是一名制衣厂的老板,我的脑袋空空如也,问什么,要什么,写成什么样,我心

里一点数都没有,老板却侃侃而谈,从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外贸萎靡,他着急地想要把自己的前半生在一个小时内讲完,我认真地认真地听着,记满一个采访本。回来之后,翻看着记下的话,突然意识到,不是做记者,我也许就不会知道他的奋斗史、成长经历,了解一个普通人的人生。

已做了十一年的记者,我了解了无数人的人生,见识了无数个企业从小变大,从辉煌到轰然倒下,经历了十几个超强台风,看过了年年岁岁不相同的西瓜灯,用摄像机记录人生的足迹,用镜头捕捉真实的生活,用话筒采访事实的真相,每天都会听到新的故事,记者这份职业有趣又艰

辛。遇见过采访被拒绝,台风天雨下成了一张大网,还要义无反顾地奔进这张网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走进医院的病房,坐上转运隔离人员的车辆,奔走记录。行走在川西的高山村落,看到了脱贫奔小康的足迹。这些历史的时刻,都是人生的珍藏。

再回头看下,高中时、大学时的人生梦想,都没有记者这份职业来得精彩,一个人不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总要什么都试一试,才能多知道些东西。而做记者,带给我的知识,已经够多了,犹如当年第一次出门远行,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迅速成长。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知识还将源源不断地到来,填满我的人生。